

美丽
心怀
列系

桃花与佳人

台湾 **黄茜**

第一章

搭泛美一号班机从纽约到东京，休息一小时，转搭日航五号到台北，这是纽约那家旅行社安排的最直接、最省时的行程了，中间不需要一站站的停，转机的时间也不急促，但是，潘士廉觉得还是非常累、非常辛苦，甚至四年来第一次回家的兴奋也不能使他更有精神。

他坐在靠走道的座位，旁边大概是两个日本妇人，叽哩咕噜的说不停，她们一定是从东京飞机的，两个人都精神奕奕，和士廉的疲惫成强烈的对比。他暗暗叹了一口气，想闭上眼睛休息一下也不行，急口令似的日本话是令他烦得要死。

飞机并不满，找空中小姐替他换个座位吧！还有两个半小时的才到台北，他实在受不了这种疲劳轰炸。张望一下，几个空中小姐好像都在预备点心，忙得不亦乐乎的样子，他不好意思在这个当儿麻烦人家——一个苗条的身影从他身边经过，啊！穿着空姐的制服，手上没有托盘，他毫不考虑的叫住她。

“小姐，有点事想麻烦你——”他用英语说。

苗条的空姐转个身，展开职业性的微笑，但是——但是那张脸庞——那眼、那鼻、那唇——那不是她——任倩予，那个青梅竹马的玩伴，那个常常从心灵深处走进他梦中的女孩，任倩予——然而——任倩予该在台湾的任何一处，怎么会是日航的空姐？

职业性的微笑挂在唇边，她的黑眸中跳动着问号，她呆呆地凝视着士廉，好一阵子——几乎是同时，他们一起叫起来。

“任倩予?!”“潘士廉?!”果然是故人。

倩予大步跨到士廉的面前，士廉忘我的一把握住了她的双手，紧紧的，紧紧的，就像四年分手的那一天——

四年了。

他深深的凝视着她，清楚的看见她唇边的颤抖，看见她脸上肌肉不受控制的痉挛，看见她眼中的泪光，一刹那间，四年前的一切仿佛全回到眼前。她也是这么站在他面前，也是泪盈于睫，也是颤抖着，痉挛着，他紧握着她的双手，渴望把自己每一份的力量，每一份勇气，每一份坚强都注入她体内。令他快乐、令她幸福——

桃花与佳人

四年前——

台北市的夏天真热得令人受不了了，没有一丝风，空气似乎凝固着，躲在冷气房里，也不过使人不流汗而已。即使是黄昏，太阳的威力也丝毫不灭。

潘士廉下了公共汽车慢慢走进巷子，他是个沉默、内向的男孩子，很清秀、很斯文、很有书卷气，尤其是那对眼睛，总给人一种高深莫测的感觉。他刚服完兵役，办好了一切出国手续，再等一星期他就要踏上征途，去留学深造，用自己双手去创造前途。

他是台大经济系毕业的，非常优秀的男孩子，无论在学业上，品行上，他都是令人刮目相看的。出国深造是他必然的道路，他有史丹佛的助教奖学金，他的好家庭也令他无后顾之忧，不必他负担任何一方面。他这种人似乎一生出来就走在在天为他铺好的平坦道路上，将来念成硕士、博士，根本是意料中的事。

他家在这条巷子的最后一幢房子，是独门独院的西式平房——整条巷子都是类似的房子，住的都是生活安定，职业不错的中上人家，就像士廉的父亲，是台湾纸业公司的高给级职员。

走过一扇红木门，一个苗条的女孩子闪身而出。

“潘士廉——”女孩子叫住他。

“哦！任倩予，”他停下脚步，从小在一起的玩伴，他虽然比她大四岁，却也互相习惯了直呼名字。“你有事？”

任倩予点点头。她是个非常漂亮的女孩子，白皙、秀气，小脸上最吸引人的是那黑白分明的大眼睛，但是，此刻眼中盛满了忧虑。

“是——晚上你有没有空？能不能出来？”她说。脸色有点反常的苍白，失去了往日的红润。

“当然，八点半我可以出来。”他笑了。他喜欢倩予，或者说——他爱倩予，只是这一份感情始终放在心中，他原是内向的男孩，何况——还有杜非。

“谢谢！”他垂下头，似乎——眼圈有点红，她怎么了？“我八点半等你。”

“好。”他微微一笑，他的笑容善良而亲切。“任倩予，你好像不舒服？”

“没有什么。”她转身走向红门。“晚上见。”

士廉说了声再见，继续走向巷尾的家。

他的行装已打点得差不多了。他有个十分仔细的好母亲，非常爱他和妹妹，对他们的一切照顾得无微不至，根本不必操心的。

桃花与佳人

母亲说过一句话：“士廉，到时候你上飞机就行了，其他的事交给我。”于是，他只需要向师长辞行，向同学、朋友告别，行装的事真是一点不必他管，他实在是幸福的男孩。

晚餐后，父母开始看电话连续剧，他就走出家门。妹妹潘心颖神秘秘的追出来。

“任倩予约了你，是不是？”心颖笑。

“不是约会，她有事。”士廉淡淡的。

“还不趁杜非去了陆军官校猛追倩予，我怕你就没有机会了。”心颖可是人小鬼大？才十八岁呢？

“不要乱讲话。”士廉皱眉。

心颖扮个鬼脸，退回屋里。

心颖这个家伙刚考完上海大学，轻松得不得了，难道她也想交男友了？

他慢慢的走向倩予的家，她早已等在那儿。不知道为什么，他今天总觉得她神色不对，又穿一件松松垮垮的布袋装，显得特别的瘦。

倩予已经毕业两年了，一直没考上大学，在英文补习班上课混日子。

“等了你很久？”他凝望她。

她原是个开朗、活泼、快乐又美丽的女孩，今夜一她不但心事重重，病恹恹的，那神情尤其古怪，仿佛全无生气，全无希望似的。

“没有，我一直坐在院子里。”她半垂着头。

“没吃晚饭”他好意外。

“吃不下。”她神色凄然的摇头。“你——下星期要走，是不是？我听心颖说的。”

“是。”他点头。倩予不是因为他的离开而如此吧？他不会自作多情，他知道，倩予喜欢的是杜非，那个阳光与欢笑的男孩子。

她摇摇头，一句话在口边犹豫了一阵，又吞了回去，什么事这么难以启齿呢？

“潘士廉，我——有麻烦了！”终于，在好费力的情形下，她说了出来。

“麻烦？什么麻烦？”他吃惊又意外的站住了。“有人欺负你？我——我可以帮忙吗？”

“我不知道，”她眼圈红了，泪水在眼眶里转，都让她倔强的控制住了。“我很害怕，也许——没有人能帮忙，我没有办法，我——只能找你。”

桃花与佳人

她说得混乱，有点语气无伦次，什么事呢？使她怕成这样？

“告诉我，我一定可以帮你的。”他用稳定的声音说：“天下没有解决不了的事。”

“你不知道，这件事——我不能说，”她的眼终于流出来，才二十岁的女孩子啊！“我——真的不知道怎么办，我宁愿去死。”

“任情予。”他喝住她。他是吃惊的，她怎么会想到死呢？有这么严重？“不许胡说，你才二十岁，你怎么可以说——那个字？你不想想你父母？”

“就是想到他们，我——我才不想死，我对不起他们，我考不上大学，又——又——”她泣不成声。

“到底有什么事呢？”他带她坐在路边的白色花铁椅上。“你不说出来我是帮不了你的。”

“我不怪你，说吧！无论任何事，我帮你。”他肯定得无与伦比，那声音——足以斩钉截铁。

她慢慢的抬起头，收住了泪水，他的话、他的神色都给了她巨大的信心，士廉是值得信赖的，他说不怪她，他说帮她，他就一定这么做。

“无论——什么事？”她还在犹豫。

“无论什么事。”他用力的点头。

她咬着唇，苍白的脸儿在水银路灯下一片失神，她看来是那樣的徬徨、那樣的无助，她似乎——已走了入绝路，再也没有任何希望了。

“我——我——我有了孩子了。”她垂下头。

他全身巨震，有了孩子？！他呆呆的望着她，连话也不会说了。孩子？杜非？“我知道错了，可是——现在该怎么办？”见他不出声，她惶恐的抓住他的手不停摇。

“只有两条路，”他深吸了一口气，他不能表现出震惊，否则会吓着她。“要或不要，我想——你该和对方讨论一下，两个人——都有责任的。”

“孩子一定要。”她那失神的眼中透出无比的坚定。“不是他的错，他无辜，我不能——谋杀他。”

“那——只有结婚。”他吐也一口气。

当然，孩子无辜，他也不愿谋杀一个小生命。

“不，不行，”她猛烈的摇头。眼光变得发复杂，似乎是——爱恨交织。“他不要孩子，也不能结婚。”

桃花与佳人

他皱皱眉，更肯定了。

“杜非？”他悄声问。

“他没有法子——”她又哭了，她还是帮杜非的，她无法恨自己深爱的人。“好不容易进了陆军官校，哪有资格结婚？又没钱、又没能力，我——我也不想害他。”

“他——怎么说他才二十岁，和我一样大，不想做爸爸了。”她吸吸鼻子。“他寄来一万块钱。”

“做什么？”他又皱眉。

“他说——拿掉它。”她咬着唇。“但是说什么也不同意，那些钱是他四处张罗来的，我又寄还给他了”。

他沉默了一阵，把脑子里紊乱的思绪整理一下。

“我觉得——这种情形下告诉你父母。”他摇摇头。

“就因他们是父母，他们爱我，对我有期望，我才不能说，”她含着泪说：“两年都考不上大学，已经伤透了他们的心，我不能——告诉他们。”

“但是——这样下去他们总会知道。”他下意识望一望她的肚皮。“当肚子渐渐大起来时。”

“所以我——这样下去他们总会知道。”他下意识望一望他的肚皮。“当肚子渐渐大起来时。”

“离开？去哪里？怎么行呢？”他急坏了。“你这种情形——怎么行呢？”

“我——我打听过了，有一种机构收容我这样的人，“你不能去，你——不行，任情予，我们一定要想另一个办法。”

他站起来，焦虑不安的移踱着步，来来回回的。他这善良的在大男孩子，已完全无条件把这事情当成自己的，连出国都变成次要。

他喜欢情予，他——爱情予，即使在目前这种情形下，他内心的感情仍不变。

“另外——没有办法。”她无奈的叹息。“除非现在找到一个人肯跟我结婚。”

他呆怔一下，停下脚步。

“随便什么人——你都肯结婚？”他问。

“目前这种情形，我还有什么可选择？”她说。

他怔怔的凝视着她，心中一下子大乱了。

已

已

已

桃花与佳人

经过一夜的挣扎、门争、感情和理智上的，士廉终于有了决定。出国留学也不必急在目前，明年仍有机会。倩子的事却必须立刻解决。

他的善良，他埋在深心中的爱都令他不顾一切的决定，于是，他鼓起勇气到早上桌上，面对父母。

“爸爸，妈，我——不打算出国了。”他说。

“什——么？”父亲的筷子也掉在地上。“你说什么？你——开玩笑？”

“母亲震惊得睁大眼睛，话也不会说。只有心颖，她似乎明白也了解了的皱眉。

“不，我是认真的。”士廉严肃的说：“我下星期不走了，因为——我要结婚。”

“你——你——”母亲霍地站起来，睁大眼睛，她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，永远像一列循规蹈矩火车的士廉怎么——怎么变得这么不可思议。”

“士廉，你——说清楚一点，”父亲比母亲镇定，让士廉坐下来。“坐下来慢慢的说。”

“我要结婚，和任倩子。”他认真的、壮重的，绝对不是开玩笑。

“士廉——”母亲尖叫，颓然坐下。

“说清楚一点，”父亲推一推眼镜，努力保持冷静和理智。“这事发生得太突然，我们一时不能接受。”

“我也知道太突然了，但是——我没有选择余地。”士廉垂下头立刻又抬起来。“因为——任倩子有了孩子。”“你——你——”母亲的脸变白，就快昏倒似的。

“士廉——你真糊涂。”父亲也气坏子，拍桌而起。“你怎么能做出这样的事？”

士廉吸一口气，平静的说：‘我很抱歉，但是——事情已经如此，我一定要负责，请你们原谅。’

“不行，你不能这样毁了自己前途，”母亲激动的尖声说：“你一定要出国，这么好的机会，现在手续又这么难办，我不许你放弃。”

“妈妈，这不是得已的。”士廉摇摇头。“我知道不对，但——你们也不顾我是个不负责的人是吧！”

“你就完全不顾前途了？”父亲痛心的。

“在台湾一样有前途，我可以立刻找事做。”士廉说。

“无论如何我不同意。”母亲强硬的。“我去找任倩子的妈妈，不能让她毁了你。”

桃花与佳人

“妈，你不能去，”士廉的脸一下胀红了。“你去了——我一辈子不原谅你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任家的人还不知道？”父亲沉声问。

“你们同意之后我才去告诉他们。”士廉说。

父亲叹了一口气，摇摇头，再摇摇头。

“坐下来——慢慢商量，”父亲是好父亲，儿子也是好儿子，只是一一哎，感情的事真是难讲是吧！“事情还可以有更好的解决方法。”

“不出国就是不行。”母亲坐下来，气呼呼的。

一直坐在那儿的心颖站起来，不声不响的走出去，谁也没有注意她。

父亲点一枝烟，沉思着吸几口。

“任倩予是好女孩、又漂亮，虽然考不上大学，也不要紧，女孩子，”父亲是上一代的思想。“我不反对你们相爱、结婚，但是，我也不赞成你放弃学业。现在你很冲支，决定的事将来一定后悔，希望你三思。”

“我已决定，绝不后悔。”士廉说。

“其实——你们先公证结婚，然后你出国，倩予留在这儿我们照顾，这样不是很好？”父亲说。

“士廉眨眨眼，是啊！这也是个办法，甚至可以说是两全其美。

“只怕你去了美国再无心念书，”母亲很气愤。“任倩予不是一直跟杜非很好，又怎么你——”

她摇摇头，看见士廉的脸胀得通红。

“我会好好的念书，妈妈，”士廉说：“你们答应照顾她，我就放心了。”

“我事——唉！”父亲叹息。十多年来都循规蹈矩——怎么临出国前——真是莫名其妙！

士廉正想说什么，大门口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，倩予半跑着进来，苍白着一张脸，大口大口的喘气。”

“不，事情不是这样的，”她激动地叫，眼泪唏哩哗啦的掉下来。“根本——不关潘士廉的事。”

“什——么？！潘家父亲都弄昏了，怎么回事。

“孩子不是潘士廉的，他只是想帮我，因为我不敢告诉父母，”倩予哭诉着。“我不会和他结婚。”

士廉皱眉，一声不响的站在那儿，他感觉得到，所有的人视线都在他身上。

桃花与佳人

“我不会和你结婚，我根本没有想过，”倩予转向士廉。“我很感激你肯牺牲自己来帮我，但是——我不接受，我有自尊心的。”

“任倩予，这是你唯一最好的方法。”士廉说。

“不，不行！”倩予强硬，固执的摇头。“无论如何，我不同意这么做，我没有理由拖累你。”

士廉想说话什么，看一眼旁边的父母，忍住了。

“我是自愿的。”他只这么说。

“我明白，你是唯一一个可以信赖的人，可是——我已决定了，”倩予苍白却镇定。“我今天就要离开。”

“你——你的父母呢？”士廉说。

“临走之前，我会告诉他们。”她说，她已非常镇定，她为自己找到了路，但是这条路正确吗？“我对自己做的事负责，我——不想逃避。”

“任倩予——”士廉感动的。

“潘伯伯、伯母，请你们放心，我不会和潘士廉结婚。这是我自己的事，我自己解决，”她勇敢的直视他们。“潘士廉会出国，会有好前途，我绝对不会拖累他。”

“倩予——”父亲摇摇头，不知该说什么。

“我走了，再见。”倩予转身往外走。

“等一等——我有话要告诉你。”士廉追出去。

院子里，瘦削的倩予站在那儿，这么大热天，她却给人冷冰冰的感觉，仿佛身上没有温度。

她凝望着他，眼中渐渐凝聚了水雾。

“任倩予——你再考虑一下，好不好？”他握着她双手，紧紧的，紧紧。“我愿意和你——结婚，然后我出国，让我父母照顾你。”

她牵扯一下嘴角，想笑，却笑不出来，泪水在眼眶中流动，始终没有掉下来。一夜之间，她似乎坚强了。

“没有理由这么做，这太不公平。”她摇头，再摇头。“我做的错事，受惩罚是应该是我。”

“我——愿意替你分担”他紧紧的握住她的手不放，就怕她掉头离开。“任倩予，我心里没有不公平的感觉，真的。”

她咬着唇，深深的凝视他。

“我——了解，但是——他不能接受。”她垂下头。

他说了解，了解什么？他的感情？

“任倩予，你不知道，这会影响你一生的。”他着急的说：“你不要太任性。”

桃花与佳人

“这又何尝不是影响你一生？”她摇头。她才二十岁，能这么坚持自己立场，真是不容易。“潘士廉，无论如何——我感谢你。”

“我不要你感谢，我——要给你幸福。”他忍无可忍的讲了第一句比较坦白的話。

“她瘦削的身子震一下，手更冷了。

“我——无颜接受。”她说：“我回去了。”

“任倩予——他不肯放手。

她深深吸一口气，把脸侧向一边，避开他的视线。

“你知道——我心里不怪杜非，他不是坏人，只是——不得已，而且——我爱他，”她慢慢的，幽幽的说道：“你——在我心中一直是哥哥，能保护我、帮助我的哥哥，所以昨夜——我会在冲动之下，向你求助，但是——我做错了，我只带给我烦恼，今天我想通了，我知道该怎么做才对，我已经决定的事，绝不会改变。”

“你——”他痛苦的。从紧握的双的手中，他渴望把自己每一份力量，每一份勇气，每一份坚强都注入她体内。

只是——她不接受。她不接受。

“你放心，经过这一次——我会好好做人，我发誓，”她正色说：“你对我这么好，我——会为你而努力”

“任倩予——”他说不出话，为他而努力。

他没有追出去，他知道，就算追出去也不有用，她的个性是那么倔强、骄傲，她讲得出做得到，她不肯改变自己的决定。

在院子里颓然站了一阵，他慢慢地走回家里，走向卧室。

倩予和他结婚是对他不公平，是拖累他，但是——他心中有没有说出的话，他喜欢她、他爱她，能够得到她——无论在什么何种情况下，都是他莫大快乐与满足。

这说不出话也永远没有机会说了，是吧？”

他这份感情是奇特的，他自己也说不在不知不觉中是日积月累的形成，当他发觉时，他们已由孩子变成青年。他完全无条件的在爱着，在付出着，因为杜非——他当成弟弟的男孩子，他从来不把感情表露，杜非和倩予理接近，更合得来——谁知道会发生这样的事？谁知道杜非是那样不重视爱情，一万元就想牺牲小生命？他的心抽搐了一下，以后——倩予真能发奋努力？

他把脸埋在手心，这个时候，他发觉自己眼眶也湿了，他是为她？或是为自己？

“潘士廉，潘士廉——”有人叫他。

桃花与佳人

他抬起头。

“就快到台北了。”倩予愉快、开朗的声音。她站在他旁边，替他扶正正靠椅的背，让他坐直。“伯母——伯母和心颖都会来接你吧？”

“我——我没告诉他们飞机班次，”他定一定神，从回忆中醒来。“桃园机场太远，何必让他们劳师动众？”

“公司有车，我们一起回台北吧！”他大方地。

和四年前比较，我们完完全全、脱胎换骨的不同。

“方便吗？”他望着她。

生活令她成熟、丰腴了一些，稳定了一些，也更漂亮、更吸引人了。

“别人不方便，你不同。”她微笑。“这么巧让我们碰到，怎能不聚一聚？”

他好想知道她四年来的一切，还有那个孩子——是该聚一聚，她，也是他这次回台北的目的。

“心颖说你们全家都搬走了。”他说。

“是——住在那儿不大好，”她做一个奇怪的表情。“很多闲话，我妈受不了。”

“哦——”他不便追问。

“还有，四年了，你怎么一个人回来？”她笑。有一丝顽皮捉狭的味道。“不是学那些什么所谓归国学人之流的，带着什么学位头衔的漂亮又富有的太太回美国吧？”

“我是那样的人吗？”他也笑。四下望望。“你忙完了？别人会不会讲话？”

“不会！我们同事之间处得很好。”她耸耸肩。

“怎么会跑到日航做空中小姐？”他问。

“做了两年。”她说：“那事之后——我又念了一年英文和日文，也许我的相貌还算是漂亮，也不需要什么人事背景，就被我撞上了。”

“很好的工作。”他点头。

“我说过，我会发奋，会为你而努力。”她俯下头来说。

“倩予——”

“噢？不连名带姓的叫我了？”她好意外。

“人大了就懂得礼貌，尤其对漂亮的女孩子。”他说。

“你也变得以前会讲话。”她说：“在美国做事吗？”

“九月回去之后在哥伦比亚大学当副教授。”他说。

“你真的学成了。”她感驻的。奇怪难懂的神情在她脸上一闪而

桃花与佳人

过。“我早知道——你一定会成功的。”

他心中掀起了一圈圈涟漪，如果当年为她而留在台北，那又怎样的情形？一个小家庭？一双小儿女？

一下子他的脸红了。

“也——没什么，许多人成就比我在得多。”他胡乱的说。

“人要满足才有快乐。”她拍拍他。

“你说得对。”他点头。“你和伯父他们在一起？”

“当然，要不然和谁住？”她盯着他。

他脸又红了。

他以为她会和谁住？

“不，不，我的意思是——”他十分不自在。“我是说——你可能住公司宿舍。”

“公司没有宿舍，我们到外地都住酒店。”她笑。“哦，坐好，绑好安全带，降落了。”

他低头绑安全带，再抬头，她却不见了。当然，起飞降落时，所有的空姐们都找空位坐下，免得冲力太大，立足不稳。

当飞机轮胎擦着地的：“吱，吱”声音响起——那咱回“家”的感觉一下子淹没了心胸，他伸长了脖子望窗外。

不是四年前的松山机场，不是他熟悉的台北，但——同样的是家乡芬芳的泥土，同样是亲切的同胞面孔，同样的肤色，同样的语言，流着相同的血液，呼吸着同样的空气，啊！他终于到家了，终于回来了。

飞机才一停妥，他迫不及待的站起来，拿着他的旅行袋，一马当先往机门冲去。

倩予，站在机门处，殷殷的向乘客道别、致谢。

这只不过是她份内的工作，但——士廉有个奇异的感觉，倩予像个温柔体贴的小妻子，在欢迎远方归来的丈夫——

“在机场在门见，先到先等。”倩予的声音。

“啊——好，好。”

他呆怔一下，不敢正视她。看他在想什么？这样荒谬！

桃园机场真大，设备也好，可能刚启用不久，工作效率略差，是工作人员还不熟悉环境吧？

经过检疫、检查护照、海关，他推着行要走出来，接机的人多得要命，他却只记得机场大门约——

倩予，在他心中占据了永恒的位置。

“嗨！这里。”

桃花与佳人

倩予已经等在那儿向他挥手。

一辆中型巴士载他们到台北，他和倩予并排而坐，在刚回台北时就遇到她，这是不是一种鼓励？

“你知道——杜非的消息吗？”倩予却这么说。

“杜非——”

他的心一沉，是！还有杜非。

“他现在在名鼎鼎，全台湾的人都认识他，”她轻声说。声音中有太多的复杂感情。“他是一流武打明星。”

杜非。

已 已 已

拍完最后一个镜头，导演下令收工。

打得浑身是汗的杜非转身倒在他的帆布躺椅上，立刻就有人送上茶、烟，他毫不客气的接过来，咕噜咕噜的一口喝下去。然后闭上眼睛，吸一口，对周围的收工时的混乱情形视若无睹。

一个中年妇人用冷霜替他抹干净脸上化妆的油彩，他仿佛真是累极了，动也不动的任由摆布。直到脸上清理干净，四周人声也静了时，他才目的地睁开眼睛，站起来。

今天的工作已完成，难得是他不必赶着组织，当然是拜最近天气不好所赐，否则他这顶尖儿的大红人，想好好睡一觉也困难。

对仍在那儿分镜头的导演打个招呼，他就大摇大摆地走出去。

他这么一站起来，就发现他很高，起码六尺，而且肌肉结实，身体非常修长好看，不像有些武打明星的肌肉像座山般的吓人。他绝不是美男子——武打明星要什么美男子呢？只要打得、捱得、会横眉竖眼的做冷血状，有的长得像送酱油、送煤气的人不是一样地红？杜非在“武星”群中已算得长得最好的，他那活泼、精灵，还有那满满阳光的笑容，该是他出人投地的原因吧？

但是他脸上现在没有笑容，一丝也没有，他看来是疲乏而寂寞的。寂寞？！会吗？他这个整天接受掌声、喝采、受赞美、巴结包围的大明星？他这个以亲切笑容赢得千万观众喜爱的男孩子？

正待上他停在那和的“保时捷”跑车，黑暗中有一个人奔了过来，一边跑一边嚷。

“杜非，等等我，杜非，”是助理制片小周。所谓助理制片不过是电影公司请来的专门陪着杜非的跟班，陪他玩，帮他打点周围琐碎事，最重要的是接了通告负责按时陪他进片厂，或者说押他进片厂，因为

桃花与佳人

时间宝贵，他的片子又多，档期密不通风，不盯紧不行。“我跟我回台北。”

杜非没有出声，却坐在车上等小周一脸的讨好。

“哪儿都不去，回家睡觉。”杜非发动汽车，一踩油门，“保时捷”如飞而去。

“也好，”小周善于察颜观色，见见转舵，是标准吃电影饭的人。“明天拍早班，是不是？”

“你经我清楚是不是，导演叫你们来盯着我的？”杜非不是傻瓜。

“哎——杜老大，杜非少爷，你饶了我吧！受人钱财不能不做事啊！”小周嬉皮笑脸的“万一——万一你忘了，组人的开销不就浪费了？老板再三交待我事的，就算你打我，我今夜也跟定你了。”

“你挨得起我一拳？”杜非终于笑起来。

“我挨不起你一根小指头，你的功夫——嘿！不是乱盖的，影圈里哪个比得上？”小周夸大的说。

“省省吧！你的马屁我听厌了。”杜非说。

“杜非，就只有你能看穿我，我真服了。”小周说，这种人任何一句话都是讨人欢喜的。

杜非笑着摇头。在这现实得残酷的圈子里混了两年，什么人他没见过？什么事他没听过？今天他红，他的电影卖钱，他就是老大，就有人跟着拍马屁。明天万一票房跌下去了，谁又会多看你一眼？

“小周，你到底有没有名字？任何人都叫你小周，你也有三十了吧？十六的小姐都这么叫你，你不会难为情？”杜非说：“到底你叫什么？”

“哎——”小周实在意外，杜非怎么会问这个问题。“当然有名安，我叫周信义，信用的信，义气的义，只是在家叫惯了小周，我也由得他们去，你不问起，我自己都几乎记不起这个名字了。”

“就有你这种人。”杜非摇头。

“我是小人，名字不重要，叫阿猫阿狗还是我，永远跟在别人后面摇尾巴，”小周说着也有点悲哀了。“我能有你十分之一的本事，别人也会记得我的名字好。”

“看你，婆婆妈妈的还伤了心呢！”杜非大笑。“以后我叫你周信义，行了吧！”

“谢谢你，杜非。”小周第一次露出了真诚，像他这样的人，也真不容易。“无论如何——我很感激。”

杜非转头看他一眼，怜悯心动了。

桃花与佳人

“我们去喝杯酒吧！”他说：“反正也不晚。”

“不要为我而去，你休息重要。”小周说。

杜非不语，“保时捷”停在统一饭店门前。一个门僮迎过来，一看是杜非，连忙堆起笑脸，也不干涉车子停在门口。

“杜非先生，请，请。”门僮巴结的。

杜非大摇大摆地走进去。他是首席武打明星，他有这个大摇大摆的资格。

“去大酒吧！”杜非说。

小周唯唯诺诺的跟在背后，他已习惯做人尾巴了。

“周信久，”杜非倒是坐言起行，不再叫他小周了。“你捞这个助理制片，多少钱一个月？”

“总是有万儿八千的，”小周打着哈哈。“不过也不时有得捞，没片子拍时就在家喝西北风咯！”

杜非不响，眼睛中有着奇怪、难懂的光芒，下意识的，杜非就停住了脚步，呆怔一下之后，立刻机警的缩回酒吧。

“怎么？是对头？”小周压低声音问。

杜非不响，眼睛有着奇怪、难懂的不芒，脸上的神色——也特别得很。又似惊愕、又很意外、又有悔恨、又有歉疚，小周简直看呆了，是——什么人呢？

他伸出头，看到几个男女。

很普通的几个男女，有老的，有年轻的，就是家庭聚会，谁呢？杜非为什么要躲开？那个年轻男孩子长得斯斯文文的，一脸的书人模样，绝不可能是对头。那个女孩——啊！是为了躲她？

直到他们六、七个人走出统一饭店，直到他们的影子消失在电动玻璃门外，杜非才透一口气，神色渐渐恢复正常，慢慢地走出去。

“是什么人？杜非。”小周试探着问。有关心、有好奇，他不相信会有杜非怕见的人。

小周自然不敢再问，心中再好奇也只能忍着，杜非是他财神爷，他不敢得罪。

杜非把汽车开得飞快，快得——令呼吸都几乎不畅，而且从上车到回家，他一句话也不说，沉默得令人没办法不怀疑，刚才那些人是谁？是谁呢？怎么如此这般的影响了杜非的情绪？

车子停在杜非靠近北投的漂亮别墅外，他没有驶进花园，坐在那儿犹豫片刻。

“你先进去睡觉。”他对小周说。

桃花与佳人

“你呢？”小周立刻问。

“我到台北去一趟，一个钟头回来。”他没有表情的说，但语气坚定。

“我陪你。”小周立刻说。倒不是为了巴结，职责所在，明天一早要押着杜非的去拍戏。

“下车。”杜非沉声说。

“杜老大——”小周苦巴巴的。

“你要我扔你下去？”杜非的口气很不好，他——无端端的发什么脾气？喝酒时还好好的——那几个人！

“好，好。”小周不敢不依从。“我在家等你，你回来我才睡，杜非，明天早班——”

杜非根本不理他，“何时捷”刷的一声就消失在黑暗中。

他脸色还是不怎么好，乍见任倩予——是她。肯定的是她。那一段始终埋在心底的往事猛烈被掀了起来，身体里的五脏六腑都在翻绞，她——怎么突然出现了？四年来她告诉她音调全无，仿佛从世界上消失了一样，刚才——若不是旁边有她的父母，有潘士廉一家人，杜非真不敢相信就是她。虽然只看见了几眼，但——她变了好多、好多，丰腴了、成熟了、稳重了，比以前更漂亮，举手投足之间充满了自信。她人哪儿跑出来的？这四年来她做了什么？看情形她生活得不错，又和潘士廉在一起——

杜非心里有难以言明的情绪，又是嫉、又是羨、又是愧，乱七八糟的令 he 不能平静。

倩予和士廉在一起，他们——他们——士廉不是出国了吗？怎么又会在台北出现了呢？什么时候回来的？怎么如此凑巧的被杜非碰到？还有倩予——这几年来，倩予难道也在国外？和士廉在一起吗？

想到这里，杜非几乎把不稳驾驶盘。他找过倩予，真话，但是她全家都搬走了，他们那条巷子里没有人知道她们家搬去哪儿，连士廉的父母，甚至潘心颖也不知道，他们是故意不告诉他的，是吗？是吗？倩予根本是和士廉在一起。

杜非的车子停在那个熟悉的巷口，心中像打翻了五味瓶，有种说不出的复杂滋味。这是她生长的地方，他在这巷子里的一切也没什么改变，但感受却是那么不同。

他看见了任倩予，今夜。

已是深夜，家家户户都休息了，只有巷尾的潘家还亮着灯，显然刚回来不久，士廉当然在里面，他已是学成的归国学人了，是不是？倩

桃 花 与 佳 人

予呢？也在里面？

脸上一阵热辣辣，好像被人刮了一巴掌，倩予和他——现在她却和士廉在一起，他——他——猛一踩油门，汽车像箭般的射出去，刚才那一刹那，他几乎忍不住想冲进潘家。

真的，差一点就忍不住，他只能把一切情绪发泻在汽车上，“保时捷”的速度令人害怕，即使半夜，那情形也是惊人的，似乎随时都可能发生意外。

他不知道，真的从来不知道他还会嫉妒，而且嫉妒的这般强烈。

当年他去陆军官校时是并没有怎么把倩予放在心上，她来信说有了孩子，他寄去一万台币，叫她把孩子弄掉，钱是辛苦借来的，当时他有什么资格养老婆、孩子？但是倩予把钱寄回去给他，从此就没有了消息，她保留了孩子？或是弄掉了？四年来他始终猜不知道。

然后他离开陆军官校，在偶然间走进了电影圈，就这么莫名其妙的红起来、忙起来，倩予和孩子的事就渐渐地淡忘了——也不是淡忘，是沉入心底。他哪有这那么多时间想这些呢？何况——他是粗枝大叶的人，除非事实摆在面前，他很少去用脑筋。

他是找过她的，找不到有什么法子子了。而且——围绕在他身边的女孩子又那么多，正派的、邪牌的、新潮的、纯情的，他实在不什么时间，也没什么机会，若不是今夜碰见了倩予，她也只不过是心里面的一个影子而已。

他对她是心存歉疚的，当年的青梅竹马的感情，他得到她的全部，弄出了事他却没负责，虽说逼于环境，但——但——心里总是过意不去，所以他去找她，希望能够经她一点补偿——

是补偿，当他是这么想的。经过这几年，大家的生活环境都已变迁，自然不可能再拾回以前的日子、以前的感情了。他只是想——给她一点补偿。或者是金钱上的——他是有点卑鄙，是吧！他自己都这么想。

倩予的一生因他而改变，但却只想到金钱补偿？难怪巷子里的人都视他为洪水猛兽，什么都不肯说了。

倩予——现在真和士廉在一起吗？很有可能，士廉一直很喜欢她的，杜非知道，他们一定是在美国，否则怎么会这么巧的在四年后的今天同时出现？是命运吧？又让杜非碰个正着，这一——

杜非已经又从台北回到了别墅，把车驶进花园，进了屋子，看见小周果然坐在那儿等他。他心情浮躁，什么人也不想理，大步就冲回卧室。

桃花与佳人